



红楼梦

诗词曲语 正解

崔耀华 史红改 李彤◎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楼梦

诗词曲语 正解

崔耀华 史红改 李彤◎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崔耀华, 史红改, 李彤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4 - 2210 - 2

I. 红… II. ①崔…②史…③李… III. 红楼梦—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3644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宋晓亮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6.25 字数: 42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序

《红楼梦》中包含着大量涵义深刻、意境深远、奥妙无穷、给人以无尽遐想的诗词曲赋,它们如璀璨的珍珠、翡翠,镶嵌在这部巨作中,是《红楼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内心世界许多深邃、复杂、难于言表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中往往正是通过诗词曲赋表达和抒发出来的。因此,如何理解、诠释这些诗词曲赋,是不同红学派别的重要分水岭;真正按原著的精神,正确理解、诠释这些诗词曲赋,对认识和揭示《红楼梦》主题,对读懂这部文学巨著,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现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一书,就是以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诠释《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定会给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感受,为世人从崭新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这部文学巨著提供了典范。

我与崔耀华先生有着多年的交往,是其红学著作的忠实读者及其红学观点的欣赏者。耀华先生邀本人来为本书作序,我深感荣幸。我以为有必要在序中占用些篇幅,首先对本书的第一作者耀华先生及其在红学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向广大读者作以概括的介绍,这对读者加深对本书的理解是会有所帮助的。

耀华先生是活跃在当今“红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多产的红学家。从1993年他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探幽》问世以来,至今已先后出版了六部“红学”方面的著作,本书则是他的第七本红学研究成果。著名作家苏叔阳在看到耀华先生的《红楼探幽》时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在该书首发式上称赞是一本“奇书”,认为说不定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耀华先生以别于前人的全新思维,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运用系统工程论的观点和方法,通过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研究《红楼梦》的完整的、系统的崭新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红楼梦》的逐人逐事、逐回逐段、逐诗逐词得到了深刻的解析,百年来红学研究中不得其解

的诸多疑问,得以一一破解。与红学中的猜测、考证派不同,耀华先生明察秋毫,独具慧眼,他解析《红楼梦》之所据,乃来自哲学的天问,来自《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更令人叹服的是,这种理论观点竟与脂砚斋的解评相吻合,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崔耀华先生首次提出《红楼梦》的主题和宗旨不是爱情小说,也不是自传,更不是世俗的言情小说,而是一部用老庄哲学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流派、社会制度和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阐述;是一部经书,是继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之后的一部《石头经》。作者通过描写、刻画宝玉等一干风流人物“投胎入世”,来到人间,向世人传播老庄思想,建立以老庄思想为指导的大观园,来阐述他的政治主张、社会理念和理想社会模式。书中的人物是活的,但又是一种概念化的抽象,他们都是作者为了阐经说道、述理论哲而设置的代词和代称,是某种哲学思想和社会阶层的代表;《红楼梦》用日常琐事寓重大哲理、世界观和治世之道。

他首次指出,贾雨村的“两赋论”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政治总纲。贾雨村把古今历史人物的思想体系分成三大类:大仁者——儒者思想体系;大恶者——法家思想体系;由大仁和大恶者“两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老庄体系人物。宝玉属于第三类人物。“两赋论”是正确掌握书中人物关系的总纲。

他第一次对“意淫”概念给予了新的解释。“意淫”宗于“两赋论”,它有着特殊的含意,代表先进人物追求真理的政治态度和赤诚之心。称宝玉为古今第一淫人,代表对古今真理追求最执著、最赤诚之意。

他第一次对“女儿”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提出在作品中女儿代表社会中的新生事物,是真美善的代称。

他首次提出要掌握“正照和反照风月鉴”的艺术。《红楼梦》是一部经书,过去红学中的爱情说、自传说和由二说引申出来的猜谜索隐派,都属“正照风月宝鉴”,看到的都是作品的公子哥儿、小姐的一面,都是作品的外在形式,看到的是“假”的一面。反照,非爱情、非自传的一面才是“真”的一面。正照和反照,就是看《红楼梦》的正面或反面;看作品的外在形式或看作品的里面、隐藏的一面。正照或反照是能否读懂《红楼梦》的根本区别。

他首次提出要掌握书中人和事物“两两对应”的关系,即“两两出婬娟”、“蕉棠二植”,等等。

他首次提出要掌握书中“万事皆比”的艺术原则。它源于《庄子》以比喻而写理的艺术方法。书中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山、河、水等，皆以比而论事。一年四季也是以比而论事。把宝玉在众女儿中传播思想和真理，比作蜜蜂爱弄花儿、弄粉儿、爱吃人嘴上的胭脂。把宝钗对大观园新的未来的梦想“庄周梦蝶”之典，比成“滴翠亭杨妃戏彩蝶”，把“二玉”比成“团扇大的两只‘玉色’蝴蝶”，等等。

他首次提出要掌握全书“以生活琐事而写春秋之法”。不掌握此法，《红楼梦》全书“都是嚼老婆舌头”，就会“纷纷说什么亲疏密，回想起来真没趣。”

他首次提出要注意掌握“满纸荒唐言”的艺术，即《庄子》中善用“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谬悠之说、万事毕罗”的述事方法。

他提醒读者要弄清《红楼梦》中的“真假”和“有无”的关系。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概念。它关系到书中什么是“将真事隐去”的问题。所谓书中的“真”就是反照《风月宝鉴》，即书中背面所隐为真。“假”即“贾”。书中的贾府“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用的“金马玉堂”之典，指帝王之家及其代表的社会。书中反叛人物本质是草寇，但他们穿着公子、小姐的艺术外衣，所以他们是假中真，而贾府在艺术上起着假的掩护作用，但它又是对封建王朝的真实写照。所谓“有无”即艺术上的“色空”概念。

对于如何认识《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和艺术手法，他提出要掌握：一是在艺术结构上的大循环法。如士隐和雨村，全书以“咏月”起；最后士隐芳灵（香菱）入武陵（进入大观园），又以“咏月”相映，这时雨村也得到升迁，他变得更加利欲熏心。黛玉以“绛珠仙草（草寇）”起，最后以宋江战死在青州以“婉孌词”结束，用“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黄巾、赤眉为题而结尾。二是正如脂砚斋所说，书中用了许多间色法，有曲、有折、有顺、有逆、有映、有带、有隐、有显、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方法（不下几十种）。如写凤姐说让黛玉作宝玉的媳妇，偏偏插入赵姨妈的搬弄咒符。实则凤姐说作媳妇，是接香菱说为黛玉送去两瓶茶，让黛玉回去“等着”。写作媳妇，宝玉干笑、干噎，说不出话，喊“好头痛”，一跳离地三四尺高；凤姐也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宝玉喊头疼时，黛玉说：“该，阿弥陀佛”等，都是用人物的“形体”、“形象”，表示对“作媳妇”这一说法和想法的一种态度。所以脂批说这是告诫读者、评者、作者和贾府中

所有人。

他指出,《红楼梦》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是形的艺术,世间小说多是言的世界,是以言而述其理,而它是以形代言,以形而表意。

他指出,《红楼梦》在全书的结构、情节上,相互联系、相互映照,使作品形成结构严密、逻辑性极强的整体性;在艺术方法上,是集中国文学艺术方法之大成,所以它就成了世界文学表述方法上最为复杂,层次最多、内涵最深,需要读者反复推敲的一部文学作品。要系统全面地掌握书中内容,现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的方法是一个有利的武器和方法论。

耀华先生以他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功底及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缜密逻辑思维与研究方法,窥视出《红楼梦》是一部用老庄思想写就的具有经书性质的古典文学作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在当今红坛可谓独树一帜。他对《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研究是他对《红楼梦》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其独到之处。《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的出版,又为他本人笔耕不辍古稀之年又添新作。

《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一书让我们看到,《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处处闪烁着老庄思想的光芒,处处折射出作者无限的思想情怀。

耀华先生等在书中指出,《红楼梦》的诗词不是写某人爱情和自传所为,而是曹公为阐经说道所做,是为壮曹公难酬之志。《好了歌》,很多红学研究者认为该诗反映了曹雪芹的虚无主义思想。而按照《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的观点,则是以假语村言之术叙千古老庄哲学之道。甄士隐将“女儿”抱在怀里,比之“累及爹娘”之物,以此使天下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屈死。故“痴心父母”和“孝顺儿孙”就化出了深刻的历史哲理,指自古至今,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如同甄士隐对待英莲那样,企图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思想和统治,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他们总痴心妄想后一代成为前一代楷模的继承者,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往往是“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谁见过哪个朝代永恒不变?旧事物被淘汰,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东西,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历史而论,任何人也没有看到一种千秋万代不变的历史现象,故说“孝顺儿孙谁见了?”至于“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是作者以辩证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对事物发展的阐述。《好了歌》是一首集中反映老庄思想的内容,通过它有心的读者应当理解,作者也是在告诉读者,《红楼梦》全书是用老庄思想写就的。

在“薄命司”宝玉巧合了十二钗判词。红学界一直对判词为何用一个丫环作为起首,而不是用正册中的首要人物作为起首感到疑惑不解。按照耀华先生等的观点,这不是用哪个人作起首的问题,而是把所有判词作为一首统一的长诗看,是由哪首诗作开头更恰当的问题。对于判词的理解,一般学者都是将判词与具体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判词看作对人物未来命运的断语,一个判词“似乎”是写一个人,但细推敲起来又疑窦丛生。而耀华先生等则认为所谓“金陵十二钗判词”乃是集天下各类思想之佼佼者,赋以“女儿”之身,述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以警世俗、领其幻而达到真理之境界。十二钗,目的是借人述理。故作品中钗、黛、花、香、雯等人,不过是一种综合概念的化身,是社会中某个社会阶层优秀思想的化身。判词与书中人物形影相照、似联非联、渲染烘托,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如行云托月般叙说出来。每首判词在诗的形式上是分立的、独立的,似是某人的判词,指某人、某事、某情;但从作者的目的、宗旨、政治意图、社会目的而言,判词却不是分立的、孤立的,所有判词却是一首阐述作者思想的“长诗”,是述事、述哲、述理、述历史规律。十四首判词在诗的结构、思想内容是连续的。

耀华先生等对《红楼梦》诗词的理解和诠释是令人信服的,是极具说服力的。比如《葬花吟》,这是一首读来荡气回肠、令人心碎的作品。一般学者认为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为得不到宝玉爱情而撕心裂肺地恸哭。耀华先生曾指出,如果从宝黛爱情去解,“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二句就很难解释通。黛玉在外祖母家虽为寄居,但她仍然是一个无人敢招惹的贵族小姐,何来有“风刀霜剑严相逼”?有谁置她于死地,故事中又有何处写过婚姻上如此残酷呢?所以对作品中的哀哭,不能理解为黛玉一人之哀哭,而是贾宝玉与众女儿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受到摧残而哀哭,是作者对他所倡导的用老庄思想治理社会的伟大思想抱负不被理解、不能实现而感天动地的哀哭。在世间,也只有对真理、对理想的追求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撕心裂肺的哀哭,是任何对爱情的追求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一书是从文史哲的高度来理解与分析《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的,它不是仅仅停留在诗词曲赋的字面意义的考证,也不是只停留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而是以优美的词曲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红楼梦》之所以令人荡气回肠、百读不厌,不仅在于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

也不仅是由于人物的婀娜多姿,也不仅在于语言的华丽优美,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事两面、句句有隐,表面叙人、实则述理的艺术境界。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在《红楼梦诗词曲语正解》一书中,引经据典难以数计,散落在漫长而丰富的中华历史中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甚至包括典故、传说,无不在其引证之列。我们钦佩作者的博学、认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更钦佩其为之所下的工夫和花费的心血。

在本序的结尾,本人还愿意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推介耀华先生的两部著作:《否定群雄解红楼》和《丹道天成解红楼》,这是崔耀华先生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在书中读者会品味到,耀华先生对《红楼梦》的解析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前呼后应,浑然一体,释文缜密,丝丝入扣;笔锋诡异,言必有中,极具说服力与震撼力。耀华先生的研究展示了曹公恢弘、美妙、严密、独具匠心的构思,巧夺天工、天衣无缝的设计;妙不可言的字字设喻、处处玄机显示了曹公大智大慧、无与伦比的创作天赋;为展示耀华的天赋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揭示了巨作《红楼梦》原本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极高的学术成就及其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给这部皇皇巨作赋以新的生命。耀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深邃诡奇的思维、强猛遒劲的笔力及深厚的文史哲功底,使读者深深折服在他的笔下。读过耀华先生的大作后再阅《红楼梦》,定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全新的感受,有醍醐灌顶的惬意,如登山巅而览大地,河川沃野尽收眼底,享受不尽红楼艺术的无穷魅力。

是为序。

李玉海 张祖朔

2008年7月15日

李玉海: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竺可桢的秘书、中科院原技术条件局局长、《竺可桢全集》副主编。

张祖朔:曾在中央领导身边做秘书工作。



导 读

凡是对《红楼梦》在解读方法上不正确或者没读懂《红楼梦》的人,都感到(甚至谴责)《红楼梦》在文章结构、故事内容和用语上很混乱,缺乏逻辑性。甚至自作聪明地认为存在许多“瑕疵”、矛盾、不可解处。实则只要读懂了,《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文章结构和用语上,都是一部逻辑性十分严密的作品。正像脂砚斋所说:“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第五回)。

要想正确掌握《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解读方法,有几个贯穿《红楼梦》整部作品的思想概念和艺术概念,研究者读者必须掌握:

(一)《红楼梦》不是爱情悲剧小说,不是自传,不是写清王朝某人某事的纪实小说,不是人情小说,不是世俗小说。它是经、是道、是哲、是理,是继老庄之后的一部《石头经》,是第三代老庄著作。作者用老庄哲学通过对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体系的分析,为人类指出一个老庄未来理想社会——大观园。

(二)贾雨村的“两赋论”,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政治总纲。他把古今历史人物的思想体系分成三大类:大仁者——儒者思想体系;大恶者——法家思想体系;由大仁和大恶者“两赋”而来,是中国历史上的老庄体系人物。宝玉属于这第三类人物(详见后)。

历史上从来就主张“道生法”,从来就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正确掌握书中人物关系的总纲。

(三)“意淫”概念。“意淫”宗于“两赋论”。书中它是用来对“五恶”说的反驳。故书中对正面人物在艺术上用“声、色、情、欲”,警其(读者)痴顽而

引入正路。

(四)“女儿”概念。他代表社会事物中的新生事物,是真美善的代称。

(五)“正照和反照风月鉴”的概念。《红楼梦》是一部经书,过去红学中的爱情说、自传说和由二说引申出来的猜谜索隐派,都属“正照风月宝鉴”,看到的都是作品的公子哥儿、小姐的一面,都是作品的外在形式,看到的是“假”的一面。反照,非爱情、非自传的一面才是“真”的一面。“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俏丽的凤姐儿在招手儿”,她可以肉淫,可以勾魂要命。反照,凤姐是古坟中的一个“骷髅”,可以“治病”、教世。

(六)正照和反照引出“色空”的概念。即艺术上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艺术原则。书中所有人物,“正照”正面是活生生的人,但他们又代表历史中某种事物的一种概念,又有非人的一面。凤姐是古坟中的“骷髅”;黛玉是宋江、田埂子上的精灵儿、破庙里的“瘟神爷”;宝钗是“杨妃”,是投井的金钏和《洛神赋》中的宓妃;秦氏是“享强寿(五十岁非正常死)”,是“老朽托凤姐贾家后事”之魂;等等。

(七)要掌握书中人和事物“两两对应”的关系,即“两两出婵娟”、“蕉棠二植”,等等。

(八)掌握书中“万事皆比”的艺术原则。它源于《庄子》以比喻而写理的艺术方法。书中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山、河、水等,皆以比而论事。一年四季也是以比而论事。把宝玉在众女儿中传播思想和真理,比作蜜蜂爱弄花儿、弄粉儿、爱吃人嘴上的胭脂(详见后)。把宝钗对大观园新的未来的梦想“庄周梦蝶”之典,比成“滴翠亭杨妃戏彩蝶”,把“二玉”比成“团扇大的两只‘玉色’蝴蝶”,等等。

(九)掌握全书“以生活琐事而写春秋之法”。不掌握此法,《红楼梦》全书“都是嚼老婆舌头”。就会“纷纷说什么亲疏密,回想起来真没趣。”

(十)要弄清《红楼梦》中的“真假”和“有无”的关系。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概念。这也是过去红学界一直定义不清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书中什么是“将真事隐去”的问题。所谓书中的“真”就是反照《风月宝鉴》,即书中背面所隐为真。“假”即“贾”。书中的贾府“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用的“金马玉堂”之典,指帝王之家及其代表的社会。书中反叛人物本质是草寇,但他们穿着公子、小姐的艺术外衣,所以他们是假中真,而贾府在艺术上起着假的掩护作用,但它又是对封建王朝的真

实写照。所谓“有无”即艺术上的“色空”概念。

(十一)注意掌握“满纸荒唐言”的艺术,即《庄子》中善用“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谬悠之说、万事毕罗”的述事方法。

在全书局部艺术概念中,要掌握:

(一)在艺术结构上的大循环法。如士隐和雨村,全书以“咏月”起;最后士隐芳灵(香菱)入武陵(进入大观园),又以“咏月”相映,这时雨村也得到升迁,他变得更加利欲熏心。黛玉以“绛珠仙草(草寇)”起,最后以宋江战死在青州以“婉姍词”结束,用“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黄巾、赤眉为题而结尾。

(二)书中用了许多间色法,有曲、有折、有顺、有逆、有映、有带、有隐、有显、有正、有反、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方法(不下几十种)。如写凤姐说让黛玉作宝玉的媳妇,偏偏插入赵姨妈的搬弄咒符。实则凤姐说作媳妇,是接香菱说为黛玉送去两瓶茶,让黛玉回去“等着”。写作媳妇,宝玉干笑、干噎,说不出话,喊“好头痛”,一跳离地三四尺高;凤姐也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宝玉喊头疼时,黛玉说:“该,阿弥陀佛”等,都是用人物的“形体”、“形象”,表示对“作媳妇”这一说法和想法的一种态度。所以脂批说这是告诫读者、评者、作者和贾府中所有人。宝钗借此来嘲讽黛玉说“这和尚也真够忙的,又要管人家婚姻,又要管人家病好不好,你说他忙不忙?”但作者为写这段故事,偏以“魔法”而掩之。在写钗玉“金玉良缘”时,偏偏又生出一个“金麒麟”,又生出一个“金玉”关系。使得不解“金玉”本质的人十分费解。脂批把此叫“间色法”。

除此之外,文章中还有所谓“掩耳盗铃”、“金蝉脱壳”等艺术方法。为了写秦宝法家和老庄思想和老儒之间的“不利孺(儒)子之心”的矛盾,明写秦宝“上学”,实写儒法矛盾,作者用“掩耳盗铃”比之等等。

由于《红楼梦》在艺术方法上,是综中国文学艺术方法之大成,所以它就成了世界文学表述方法上最为复杂,层次最多、内涵最深,读者需要反复推敲的一部文学作品。要系统全面地掌握书中内容,现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的方法是一个有利的武器和方法论。在书中我们对人物体系、社会结构、思想体系,用“系统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使全书的脉络一目了然,读者可以参考。

《红楼梦》全书(前八十回)可分四大段,十二个部分。四大段是:一是阐

明作者所主张的以老庄思想治理社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二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观园理想社会的初建。三是以大观园为模式的理想社会的改革和完成。四是大观园理想社会在旧社会势力打击下最后的破灭。

作者在阐述这种社会主张时,在大观园的名称和书中的诗词曲赋、人物的性质等内容中,一是和历史上重要思想代表人物相互映照、相互影射、相互联系;二是在政治上用《水浒》中的人物和事物作为“隐喻”。全书这四大部分的十二个具体部分为:

(一)第一至第五,此段为全书的总论。这部分主要阐述钗、黛、宝玉等人在“投入人世”以前的历史性质。黛玉“绛珠仙草”隐入了“草寇”的性质,所以黛玉用历史上的“宋江”等草寇人物作比。作者在这部分中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和艺术概念。如:两赋论、女儿、意淫、金马玉堂、秦太虚等。这些概念我在1993年的《红楼探幽》中就作了明确阐释,并把此书送给周汝昌先生,和他进行了长时间交换意见。现在《百家讲坛》炒得最热的也是这些概念。

不过对这些概念的阐述既不是刘心武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周汝昌先生首先总结出来的,而且他们对这些概念的阐述完全是错误的。

读《红楼梦》有贯穿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读者必须牢记在心。一是“正照风月玉鉴和反照风月宝鉴”;二是贾雨村的“两赋论”。“正照”《红楼梦》是一部写男女情事的小说,许多内容很淫秽下流。“反照”它则是一部经书,其中没有一言一行是写男女两性之事,没一句淫秽之词。如最淫的是贾琏和多姑娘。实则是借贾琏和多姑娘之事骂“国之‘府’”中的“多官儿、多淫虫”,他们只要“有酒、有肉、有钱就什么事也不管了”。任何人“只要许以金钱和绸缎,人人都可入手”。

贾雨村的“两赋论”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政治纲领。它把历史上的人物和思想体系分成三大派:大仁者——儒者体系;大恶者——法家体系;由大仁和大恶者相搏击产生的第三类人物,即“两赋而来”的第三类人物——老庄系列人物。宝玉即属这第三类体系。“两赋论”宗于孔子杀先秦法家人物少正卯,孔子杀少正卯时对法家人物加了“五恶”之罪:“淫、邪、怪、僻、盗”等罪名。历史上凡是儒家人物都沿用这一说法,到了朱熹时否认历史上有杀少正卯之事。“两赋论”是解开“秦氏之谜”、贾珍爬灰、意淫、秦宝关系、秦凤关系、秦氏元春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掌握“两赋论”的本质,必然

蹈入当前红学界在秦氏、元春等一系列争论不休、越解越“谜”、处处“揭秘”的混乱之中。

这段中的“女儿”概念，她代表各类思想、各类事物中的先进思想、先进事物的化身。她是真美善的代词。

“意淫”，作者用这一概念是对统治者的诬陷之词的反驳。意淫一词宗于“两赋论”。所以在《红楼梦》中，凡是和秦氏有关系的人物，都带有“淫”的性质。秦氏之“淫”源于“两赋论”和“意淫”。

“金马玉堂”之典：“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用的是“金马玉堂”之典。在1993年以来我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明确阐述。“金马玉堂”指的天子之堂、天子之门。贾府指的是以清王朝代表的社会和清王朝之家族。不能把贾府和作者曹家混为一谈。南京甄家和大观园的性质是一致的；南京甄家和“金马玉堂”所指的“贾家”是对立的。作品中的史、王、薛是“金马玉堂”代表的社会中的三种社会因素。史，指社会的历史；王，指历史上的王者之法的性质；薛，指构成社会中的商贾社会因素。薛宝钗、薛姨妈代表的是历史上朴素的商贾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发展演变到极盛之时就是“夏金桂”那种社会性质：欺诈、狡猾、善辩、利欲熏心。

太虚一词是世界、宇宙观念的意思。宝玉梦游秦太虚，就是梦游秦氏精神代表的那个宇宙世界。从梦游中宝玉懂得人世间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过去红学界因为没有正确理解这些艺术概念，在第一至第五回中就产生了许多“不解之谜”。

（二）第六至第十五回至贾瑞和秦氏之死，是写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两大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阐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这段故事中，作者首先艺术地向读者阐明秦氏的性质。读者必须从秦、秦氏、可儿、秦可卿、乳名“兼美”、秦业（秦邦业）、养生堂、弃儿、抱养、秦太虚、享强寿、老朽梦托凤姐、淫丧、天香楼、登仙阁、铁槛寺、馒头庵、秦氏室内的陈设、秦氏北静王关系、秦凤关系、秦元关系、秦宝关系、秦珍关系、潢海铁网山等艺术概念出发，来判定书中所写秦氏所指何人、何事、何哲、何理，这叫作从作品本身出发对“文学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抛开作者设定的这一系列艺术条件而不顾，像当前《百家讲坛》上那样：这也奇怪，那也不可思议；这也需要猜谜，那也要揭秘；等等。对这种所谓“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

藩篱,为平民……出了口闷气”等等,红学家把它称为“伪科学”。

这其中有没有伪科学,有没有美丑善恶的问题,留给历史去判断。

在秦氏问题上,作者在艺术上隐入了历史上的先秦法家人物韩非的形象。“秦”在史学家那里是和“周”相对的,它是法治的代称。韩非源于老庄而后为法家。故“乳名兼美”。即“儒法相搏必生老庄”。“兼美”:兼儒法两种女儿之美。其鲜艳妩媚似宝钗(凤姐体系);其风流袅娜似黛玉(儒家体系)。可儿:可人意。秦可卿:韩非为秦臣,君对臣称爱卿。秦王得知韩非后,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有似贾珍对秦氏的崇拜。弃儿:韩非谏韩王治国修法、富国强兵,韩王弃而不用。养生堂:源于庄子《养生主》。庄子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可以尽年。处世和生活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取其“中虚有间”,才能“游刃有余”。秦氏争强心胜,“月经不调”,不能“顺应自然”。养生堂弃儿:韩非源于老庄而后脱离老庄。“享强寿”:人五十岁非正常死亡叫“强寿”。韩非死时虚岁48岁,但生年不定,故约50岁。“梦托凤姐”:脂砚斋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此处脂批称秦氏为“老朽”,指她源于“历史”。现红学家把“老朽”理解成是脂砚斋的“自称”是错误的。

韩非是先秦时代法家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史记》中被称为《老子韩非列传》。他的法治思想源于老庄,即所谓“道生法”的历史渊源。他的《解老》、《喻老》是历史上解释老子的最早的著作。他的《法经》是集先秦法家理论之大成。在哲学上他最早提出了矛盾说。但他把矛盾绝对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日百战”的关系。在伦理道德上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争气力的时代”,人和人之间“要用算计之心以相待”。他违背了老庄宽厚待人的原则。所以她(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秦氏的历史真实是自杀。书中说她“月经不调”、“心性太强”、“病死”,是对秦氏在人生哲学上背离了《养生主》老庄人生观的一种比拟。

秦氏“病”的根源是“秦宝闹书房”;闹书房的核心是“不利孺(儒)子之心”。“不利孺子之心”是周公声讨商纣和叛逆者时的重要政治口舌之一。历史上韩非被李斯所害,李斯是儒者,他与周公齐名,韩非和李斯的矛盾带有“儒法相搏”的性质。

韩非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先秦法家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道生法,形成一



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商鞅重法,申子重术,韩非主张权、术、势三位一体。这就是“史老祖宗”说让秦氏“安排宝玉”最妥当、最放心的意思。这是当前《百家讲坛》炒得最火的话题。这也是秦氏死时牵动着宁府中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心的根本原因。

因为“道生法”。所以历史中法家和老庄思想关系密切,道家和儒家较为疏远,即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法家的特点是重刑,讲权变之术。法家被统治所用,成为“王者之法”,更发展成重刑不重德。书中凤姐是一个典型的王者之法的代表人物。所以凤姐和秦氏“相好”,二者有着内在联系,这也决定了凤姐和秦氏之夫贾蓉之间艺术上有“暧昧”关系。这种暧昧关系也是以淫喻理。

凤姐和贾瑞之间的生死相搏,是王者之法之毒和现今老儒之孙之间的相斗。它是“秦宝闹书房”儒法斗争的继续。贾瑞属于儒者中“假公济私”“贪图便宜”,让人请吃请喝,“邪思妄动”、白日做梦、梦魂颠倒、眼中似醋、满口胡话、惊怖异常、内心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指头儿告了肖乏(理屈词穷)之辈。他不能正确领会《风月宝鉴》的教诲,贾瑞采取了“正照风月鉴”的方法和形式,他不懂得“好知青冢骷髅古,就是红楼掩面人”的本质,只看到一个俊俏的凤姐向他“招手儿”,不知凤姐的核心、本质、背面、在艺术掩盖下所“隐藏”的一面、真的一面是一个“骷髅儿”。她头上的珠子和“古坟富贵人家头上的妆奁”有相同效用,可以为黛玉配药,而且比那龟大何首乌还重要,是治黛玉从“母胎里”带来的“内里弱”“为君”之药。脂砚斋说:请读者牢牢记住,《红楼梦》从此不许看正面。贾瑞看正面“送了命”,在现代红学界中的“爱情悲剧说”、“考证自传说”和由此而派生出的“猜谜式的索隐派”,三大派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照风月宝鉴”。

秦氏和贾瑞儒法相争,两败俱伤,引出凤姐以法治国——协理宁国府的结局。贾瑞叫“贾天祥”,这是对儒者的调侃意。白居易《晚起》有“荣公三乐外,仍弄小儿男”之句。荣公真名叫荣启期,隐士,开口必言孔子,因此成名。“小儿男”指朝中官儿。荣公又叫“天瑞”,即天赐瑞祥之意。

(三)第十六至第十九回,元春“才选凤藻宫”,是写老庄理想社会——大观园的初建。

从历史渊源说,书中和秦氏关系密切的人物有:元春、宝钗、黛玉、凤姐、贾珍、贾蓉、秦钟、北静王。元春是秦氏在天香楼登仙阁“登入仙境”,蹈于“铁槛寺”(蹈于:纵有千年铁门槛,终究一个土馒头。馒头庵也取此意)之后转化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在秦氏请众人赏梅花时,脂砚斋说“元春消息动矣!”

秦氏的原身是韩非,他(她)虽然源于老庄,但她(他)不完美。秦氏的进一步完美、登仙、升华,就发展为元春这样一个人物。元春的大观园是由秦氏的“会芳园”和“下人一带群房”、“贾赦的旧园”三种因素构成。大观园的“水”是由会芳园的西北角“引来一股活水”。

秦氏死于冬春交替之时,元春生于冬春交替之时。秦氏和秦钟是长姊幼弟,元春和宝玉也是长姊幼弟。秦钟和宝玉同年同月生,同吃、同住、同起、同行。所以元春和宝玉是秦氏仙化而来。

在秦太虚的陈设中“海棠春睡图”,写的是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故事,宝钗被比作“杨妃”。唐玄宗是两赋论中的第三类人物,即老庄体系人物。在秦氏“兼美”的性质中兼有钗黛之美。黛玉的启蒙老师是贾雨村,黛玉和贾政贾存周有血缘关系,她属于儒家体系人物。但她的前身、历史上属“草寇”之流。宝玉也是“纵然生有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所以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是通灵宝玉和草寇之盟的性质。

宁府和荣府也是由儒法两赋而来。宁府倾向法治,荣府崇拜儒家。贾珍把宁府“翻过来了”。秦氏之淫,是源于贾雨村的“两赋论”中孔子的“大恶”说。秦氏之淫属“意淫”。所以书中凡是和秦氏关系密切的人都带有“淫”的性质。即所谓:“宁国府,水太浑,十人就有九人淫。只有一人淫不沾,儿媳妇追着贾珍脱衣裙。”从本质上说宁府之“淫”都是属“意淫”的性质。

贾珍不但崇拜秦氏,秦氏之死贾珍如丧考妣。秦氏死后,贾珍操办大观园的组建,带领贾政等人领悟大观园,带领众人“福深还祷福”。

(四)第二十至第二十六回,这一段作者主要通过钗、黛、袭人、宝玉等人之间的种种生活琐事,阐述这些人物在艺术掩盖下背面所隐藏的政治性质和本质。我们把《红楼梦》中这种艺术方法叫作“以生活琐事写终身之愿”。在这段内容中,作者主要表达了以下内容:

在“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中,阐明宝玉不爱读书是对“明明德”、“禄蠹”的批判的性质;宝玉爱吃人嘴上的胭脂,把宝玉艺术上比作犹如在百花丛中